

2007年集体辞职事件中任正非也递交了辞呈



张力升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友情推荐

提到任正非,行业内人士可能会肃然起敬或是表情复杂。如果你在大街上向普通市民做调查,很可能对方会非常茫然。这位低调的华为总裁,改变全球行业规则的人近年来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中国企业开始具有了在高新技术产品领域与洋人一决高下的勇气。任正非,这个军人出身的IT业总裁,制造了怎样的传奇经历?

[上期回顾]

自从华为的生存环境有所缓解,尤其是李一男出走促使任正非看清了“狼文化”对企业和员工的负面影响,任正非从此便很少提到“狼性”了。祥和宁静的观音逐渐取代躁动不安的狼成为华为文化的新象征,同时不断壮大的华为也越来越像狮子那样从容地打量外部世界。

人物纪实

任正非的父母对其影响是巨大的,对此,在他撰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父母的不自私促使任正非忘我地工作,父母的谨小慎微使任正非也处处谨慎,父母对知识的渴求使任正非坚定知识就是力量的信仰,父母对事业的忠诚让任正非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目睹了父母一生大半辈子由于没有通过思想检查而错失个人发展机会,任正非得出结论:“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1984年任正非退伍后,父子俩就各忙各的。华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起步,这时父母来到深圳与儿子住在一起,处处为儿子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任正非所受的压力十分巨大,无暇顾及父母的生活,而且连自己身体也累垮了。由于母亲糖尿病严重,父母才转去昆明女儿处定居。

经历过“文革”洗礼的父母面对儿子的事业内心仍然忐忑不安,顾虑重重,始终充满恐惧感。母亲为儿子的事业经常担忧,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女儿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儿子,说:“他总不会永远都好。”任正非去昆明看母亲时,母亲在路边买梨子不让任正非出面,怕他大手大脚不讲价。其实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尝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95年5月,任正非离开家半个世纪后才携妻回过浦江。当年6月,在昆明街头喝了一瓶软饮料后腹泻,引起全身衰竭而去世,享年86岁。2001年1月,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遭遇车祸。任正非正在伊朗访问,相隔千里转机赶回

昆明时,母亲已不能说话,不久去世。他本来与母亲约好陪她过春节好好聊聊家常,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母亲,没想到终成泡影。

任正非感慨道:“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侵蚀了自己的健康。回顾我自己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惟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没有父母在困难中看见光明并教育自己坚持不懈,就不会有自己的今天。”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女儿也在公司财务部上班。为了避嫌这些在华为供职的亲人多数都改了姓名,处事也很低调。但他的弟妹任树禄掌管慧通公司,业务涉及餐饮供应、公关礼仪、软件外包等,几乎涉及除研发外的所有领域,被人认为享有特权。慧通公司的成立本意为提高华为的人均效率和产值,但外界颇有争议,慧通员工与华为员工一起工作,待遇却泾渭分明,人为降低了士气。

作为父亲,任正非对儿子任正平加管束,但是仍不失父爱,会用外人从未听到过的温柔声音和儿子讲话。由于工作繁忙,在任正平很小的时候任正非就让郑宝用来担当儿子的老师。由于当时的任正平很调皮,经常在外边闯祸,因此郑宝用甚至可以用武力来管教他。1994年任正非把任正平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与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一起读书。任正非认为,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普遍缺乏“悬梁刺股”的吃苦精神。而只有在保持良好学风的科大能够夺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有利于儿子的健康成长。任正非每年几乎都会在走访合肥办事处的间隙来和老师交流,了解儿子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并要求所有老师严格要求任正平。当任正非了解到任正平常借用华为合肥办事处的车辆时,他当即严厉斥责市场部以及合肥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决不允许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2000年任正平去英国攻读MBA。区别于许多在英国挥金如土的“有背景”的中国学生,任正平更像众多寒门学子中的一员,没有资格享受当地赌场和银行的贵宾待遇和豪华轿车。回国后任正平在华为短期工作,后自己创办企业,效仿父亲走过的道路。

2007年10月起,华为开始实行一项内部调整,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工作满8年的华为员工都要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再竞聘上岗,与公司重新签订1至3年的劳动合同;废除现行工号制度,所有工号重新排序。全部辞职员工均可获得公司支付的赔偿。根据华为人力资源部发布的内部通报,截至10月29日符合条件的员工全部完成定岗定薪及薪酬调整。

这次事件惊动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指令深圳劳动局调查,结局却出人意料——调整并没激化公司内部矛盾,深圳市劳动部门也没有接到过任何员工的投诉,调查也就无疾而终。但华为却因此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时间无论听过或没听过华为的人都开始热切地关注此事,叫好与批驳之声不

绝于耳,并入选2007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

华为的这项举措,与2008年1月1日将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之间指向关系较为鲜明。根据“新劳动法”第14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或“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按照华为的这次调整,那些工龄满8年的老员工们获得不同数额的补偿后,再竞聘上岗的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只是再次签署劳动合同时工龄将重新计算。

在深圳市劳动局介入后,11月5日,华为向媒体发出情况说明,表示此次人力资源调整一是为了更加符合《劳动合同法》,二是针对公司的“工号文化”,内部分配的和谐做出调整,让员工更有活力。经历此次大调整之后,包括001号员工任正非在内,将重新排列工号,让工号失去已经被赋予的过多涵义。声明强调,近7000人是自愿辞职,建立在《劳动合同法》深入学习领会的基础上。

先辞职再上岗,在华为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过去华为的中层干部从“任期”一说,副总裁一级的也只有两年任期。此次辞职与1996年的市场部集体辞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都是华为保持企业活力的手段。区别在于那阵时候的华为不被看好,也没人关注。而这次涉及的群体更广泛,触动的是既得利益者,而且华为已经是知名企业,面临的压力更大。外界猜测华为此次集体辞职除了应对“新劳动法”外,也有可能是利用这个机会为上市做准备。华为的股权状况复

杂,如果要上市,清理股权的成本显然极其昂贵。

华为开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远优于《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标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仅按职工连续工作年限支付补偿费用,而且还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不仅支付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而且还支付上年度奖金的月平均分摊额。更重要的是,解除劳动合同后所有离职员工都可以通过竞争上岗重新找到工作,在辞职等待竞聘时,还可以享受5天到1个月的带薪休假。在此期间他们的公司股份仍然保留,这样的利益分配当然具有吸引力。据估算,赔偿总额将高达10亿元。

在华为的薪资构成上,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有股权分红和各类保险,主要是它还有安全退休金。安全退休金是超出国家规定的一种待遇,如果你离开华为,安全退休金是可以给你马上兑现的,是可以带走的。其次,华为实行了集体主动辞职制度,包括任正非在内的所有符合条件的员工都向公司提交了自动辞职申请,使得这项人力资源制度改革具有强烈的道义色彩。

这次人事变革中任正非向董事会申请了退休,董事会批准并返聘他担任CEO的职务。2007年12月14日任正非返聘入职。而华为和以往一样,以低调、不争论的方式,继续着自己设定的步骤。

在商场的征战中,他从最初一个剑走偏锋的骑士,到最后成为一览众山的王者。他在自己的王国里遥遥领先的巅峰,因为那里是他最终的所在。

他的时代将要过去,他留给人们的思索才刚刚开始。

在黑暗中他摸着肖华的脸却不敢有亲热的举动



黄晓阳 著
华夏出版社友情推荐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张艺谋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就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中学时,老师让有绘画天分的张艺谋负责黑板报。但是很快,张艺谋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挑战者肖华,是一个从北京转学来的女孩。

热点关注

前后一年时间里,张艺谋和肖华两人的这棵爱情树已经悄悄长成了。

1966年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肖华曾和同学们一起去省委门前看静坐,也去看大辩论。到了10月份,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她便串联去了。此后两年时间,她再也没有见到张艺谋,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1968年10月的最后一天,肖华回到了西安。因为害怕“上山下乡”,她不敢出门,更不敢去找同学。第3天,肖华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着窗外,忽然听到敲门声。来的是同院的两个孩子,他们给她送来了一封信。信上是陌生的字迹,地址是对的,门牌号却不对。她所住的院子是118号,可信封上写的却是50号。发信人地址仅仅两个字:西安。打开信封,终于知道了发信人,竟然是张艺谋。

张艺谋的这封信写得非常“公文”。大意是“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同学们都不了解情况,到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听说她的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所以托她了解一下。

肖华的父母是一般干部,对这方面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她自己都在为此着急呢。她给他回了信,然后就有些困惑:他怎么知道她家的地址?既然知道地址,门牌号又为什么搞错了?门牌号错了之后,她为什么又能收到信?为此,她特意跑到大门口看了一下,真是活见鬼了:门上分明是50号。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月前才换

的。后来,张艺谋告诉肖华,有一次他曾尾随她,所以知道她住在这个院子里。发信的前一天,他特意去了一趟,看了门牌号码。

几天后,张艺谋的回信到了,这次不再有“祝……万寿无疆”之类的套话,而是在信中抒情:“明亮的教室……尽管那些抒情的句子是从书上借来的,可正是这些句子,又一次拨动了肖华心中的弦。她还没有回信,他的信又来了。信中讨论“上山下乡”的事,并且约她去他家面谈。

肖华回忆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在,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线条道劲有力,隐隐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

肖华犹疑片刻,准备敲门,门却从里面开了。开门的正是张艺谋,他在屋里看到她来了,便赶紧开门。从此开始,每隔三五天,她便去一趟他家。每次分别,他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虽然他们并没有说过爱之类的话,但行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这是在恋爱,并且彼此默契。年轻男意;张艺谋始终未去捅破那层纸,实际上,那层纸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不存在了。

有一天,他们聊的时间长了,天不知不觉就黑了,谁也没有去关灯,甚至对黑暗有一种期待。坐了一会儿,张艺谋壮着胆子伸出手,在她脸

上摸了一下。肖华觉得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她浑身有一种触电的感觉,激动得直想流泪。她其实很想将她搂进怀里,给她更多的温暖和抚慰。可是他没有,还掩饰地把她的头发向耳后捋了捋,便将手缩了回去,放进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了步。她起身告别。离开时,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她并不清楚到底是怨他动手动脚,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

1968年12月26日,张艺谋、肖华和另外两个朋友登上汽车离开了西安,来到乾县杨汉公社,随后他们被分到北倪大队。此时,大队已经聚了很多人,都是奉命来领知青的生产队长。农民是现实的,让他们挑人,他们只挑身强力壮的。张艺谋等一批被挑上了,肖华却被晾在一边。张艺谋果然大胆,他来这里就是要和肖华在一起,要照顾肖华,所以他提出条件,指着肖华、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人一组,要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

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农忙一过,再没有多少事干,乡村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倒是成全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整夜都在一起,聊到深夜,两人都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舍不得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天,张艺谋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的。”肖华一下子慌了,也不知道他瞒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出口的到底是怎样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她暗中舒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会的,他们都是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他近乎粗暴地说:“不会,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他撇开她,倒在一旁哭了。她也哭了。此时,她不知怎样安慰他,除了亲吻他。

1970年的夏天,肖华的饭量减少,身体消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张艺谋的母亲是医生,也因此更懂得医学方面的常识。他认为这种症状是肝炎,于是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这一说,可把肖华吓坏了。她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张艺谋。张艺谋带着肖华,回西安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值很多。这还没到可以开病假休息的标准,只得拿了些药,返回村里。张艺谋会打针。

肝病是富贵病,一定要吃得好。在当年的中国农村,一个强壮劳力一天才能挣到三角钱,能吃饱饭实属不易,哪里还能顾得上营养?农村里,猪肉定量供应;鸡嘛,那是不准多养的,一般人家可以养几只鸡,既不卖也不吃,留着生蛋卖钱。为了给肖华增加营养,张艺谋四处想办法,后来打听到村里有一位女社员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原准备给孩子喂奶的,可因为家里穷,连饲料都供不上。张艺谋跑去和她商量,由他供应饲料,产出的奶分一碗给肖华。

像张艺谋这样体贴的男人,确实难得。肖华觉得能够和他共患难,也就特别满足。但是,这种两情相悦的日子并没有能长久,1970年,招工也开始了。

张艺谋、肖华他们似乎比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幸运得多,那些知青一呆就是8年,他们才仅仅3年。第一批来招的是铁路工,全大队3个名额,全是要男的。张艺谋被推荐了,结果人家只要走了两个人,另一个名额浪费了,显然因为张艺谋的出身把招工干部吓退了。1971年初夏,第二批招工开始了。最初来的是四〇八厂,生产队又一次推荐了张艺谋,女的推荐了李广平。可他们两人都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有问题。